

「一塊、兩塊、三塊……」隧道有多長？橫向牆壁上總共有一百二十三塊瓷磚，我不喜歡數學，但日復一日，在這乏味的路途，反復數算，好像能在這日日如是的路途上尋覓一點樂趣。

從學校啓程，總要經過一條隧道，偶有被狗隻牽著的傭人散步經過。牆壁是白色的瓷磚，每一塊都像被網上了黑邊，並沾有雨水洗滌過後的蠟黃。尚未鑽進隧道，一鼓噁心的尿臭味撲鼻而至。我習慣性地捂著鼻子走過。一進入隧道，眼看兩面牆壁各堆著六張偌大的瓷磚娃娃臉，你眼瞪我眼。心裡又在默默地數算瓷磚的數量 ---- 儘管答案早已頑皮地在腦海浮沉。昏黃的燈光在隧道的天花板窸窸窣窣，把它熾熱的目光烙在我身上，只見數隻燈蛾襲向灼熱的燈泡。我總是疑神疑鬼的往後瞧，但我的身後只曳著長長影子。

出了隧道，是一條陰森的小徑，等待我步履的踏足。一排黑色的鐵欄杆靜靜地佇立在樹蔭下。我總是規定自己兩步便要走過一格欄杆，欄杆呈「干」字型，就這樣連續不斷一直伸延至我轉進捷徑為止。不管我走過多少次，總有「身心不協調」的時候，或保持不了穩定的步幅，或有一兩格走上了三步。日復一日。

再走上一段小路，我站在馬路前，紅綠燈低哼著一成不變的節拍。我並不伸手我按過路制，只是駐足馬路前。這時街裡人煙稀疏，一具具拖著疲憊身軀的人偶在低嘆。我不自覺地敲起節拍，甩動水樽上的手挽，配合紅綠燈的低鳴。紅色的小人反射在半透明的水樽面上，被困住了。過一會，綠色的小人帶著我踏著小跳步越過馬路。

踏上六級階梯，便回到屋苑下的露天廣場。階梯旁總是聚著一堆男女，我很享受在他們面前經過，接受注目禮。我喜歡繞到露天廣場附近，中央位置有一群憤世嫉俗的青少年躍著我行我素的舞步，播放著旁若無人的伴舞樂曲。我確是有點兒羨慕。他們都是有家歸不得，卻能寄情於忘我；我也不甘視弱，我有我的自娛自樂。

我踩著地上不同顏色的階磚，左腳要踏上白色的小菱形，右腳要踏上灰黑色的大菱形，像跳飛機般不自覺地回到屋苑大堂。我看不到新設的聖誕裝飾，也看不到管理員親切的笑靨，只是，低頭走過。

打開家門，我畢直地越過飯廳，回到房間。飯廳的廳燈映照著便利貼孤單的身影：「爸爸晚歸，雪櫃有晚飯。」